



[史海钩沉]

老舍主编《齐大月刊》

□ 许志杰

“发刊词”尽显老舍的幽默与用字如凿的写作风格：“我们的态度，不是以这小小的刊物来满足自己，也不是炫示学校的成绩（我们的国文成绩，算数演草等，并不在这儿陈列）。因为像老秀才那样朗读自制的八股，在这个时代，似乎有点不知好歹。像老太婆夸示自家女儿习字簿上的朱圈很多，也觉得太小家子气。我们只能说：我们像一群小学童，事事要问个明白，想到的便愿发表。求知无已，正因学无止境，研究的成绩不一定高明，而研究的兴趣总不是恶的趋向。我们明知自家的学问有限，往往把写出的文字抛在废纸筐里去。研究的态度，偏遇上这个愧疚的心理，我们又不能不怨自己太乏勇气。现在我们决定了：忠实的读书，大胆的发表，如果能引起一些研究与批评的兴趣，也就足以抵得住‘不善藏拙’之诮了。”

从时间上算，老舍于7月底到校，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从筹划、约稿到出版的全流程，也是高效了。首期发表了署名老舍的《一些印象》之一，除此还有署名舒舍予的《论创作》。文章开门见山：“要创作当先解除一切旧势力的束缚。文章义法及一切旧说，在创作之光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。对于旧的文艺，应有相当的认识，不错，因为它们自有它们的价值。但是不可由认识古物而走入迷古，事事以古代的为准则，便是因沿，便是消失了自身。即使摹古有所似，究是替古人宣传。即使考古有所获，究是文学以外之物，不是文学本身。”老舍进一步阐释：“不因沿才有活力，志在创作才有生命。”下面的话让人读来更是入心入脑：“我们自身有感情，何必因李白、白乐天酒后牢骚，我们也就牢骚。我们自有观察力，何必拿‘盈盈宝靥，红酣春晓之花，浅浅蛾眉，黛画初三之月’等等敷衍。我们自有判断力，何必借重古句古书。因袭偷巧是我们的大毛病，这么一个古国，这么多的书籍，真有高超思想，美妙描写的，可有几部？”这样犀利的语言，不看作者可能没有几个人想到出自温文尔雅的老舍之笔。文章还阐述了文学创作与文艺批评的关系：“批评家可以不会创作，而没有一个创作家不会批评的。在他下笔之前，对于生命自然已有了详细的观察，极严格的批评，然后才下笔写东西。读者是由认识而批评而指导，正如作者之由认识而批评而指导。”看老舍的小说，读他的散文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，娓娓道来的抒情言世，想不到，舒舍予的《论创作》竟也如此精彩。《论创作》后来被很多小说创作者视为写作纲要，被各种“怎样写小说”之类书籍，奉为宝典，作而必效之。

在本期的附录中刊出了《私立齐鲁大学印行月刊简章》，定“每月月中出版年出版八期，六、七、八及一月停刊”，停刊期属暑假和寒假。对编辑、印刷、内容、经费、投稿等做了详尽说明，还把“齐大月刊编辑部委员姓名”一并公布：周干庭、尤家俊、张惠泉、陈文彬、谢凝远、舒舍予、郭传经、许世钜、王墨圃、王介忱、陈阑芳、李克斌。其中，周干庭是国文系主任，张惠泉是医学院院长，尤家俊是留学奥地利的皮肤病专家，中国皮肤病学的奠基者，陈文彬是物理系主任，编辑阵容齐整，学术水平甚高，保证了《齐大月刊》的出版质量。

最后的“编辑部的一两句”虽未标注作者

从1930年7月到1934年9月，以及1937年8月到年底，老舍两次在齐鲁大学任教，而他作为主编，编辑的《齐大月刊》则从另一个侧面投射出一股光柱，许多光柱聚合在一起，映射出一个全面的老舍先生。

作为齐鲁大学学报性质的《齐大月刊》第一卷第一期，于1930年10月10日出版，编辑委员舒舍予。他以老舍笔名致“发刊词”：“齐大月刊便是——假如有加以解释的必要——山东私立齐鲁大学的月刊。既名月刊，内容自然也和别家出的月刊差不了多少，出不去：学术研究，文艺创作，校事报告等等。有这样的内容，刊行目的也便简单得很：一、校事经过及计划的有系统的报告；二、研究兴趣的表现。”

已经形成一套清晰的编辑思路。

“发刊词”尽显老舍的幽默与用字如凿的写作风格：“我们的态度，不是以这小小的刊物来满足自己，也不是炫示学校的成绩（我们的国文成绩，算数演草等，并不在这儿陈列）。因为像老秀才那样朗读自制的八股，在这个时代，似乎有点不知好歹。像老太婆夸示自家女儿习字簿上的朱圈很多，也觉得太小家子气。我们只能说：我们像一群小学童，事事要问个明白，想到的便愿发表。求知无已，正因学无止境，研究的成绩不一定高明，而研究的兴趣总不是恶的趋向。我们明知自家的学问有限，往往把写出的文字抛在废纸筐里去。研究的态度，偏遇上这个愧疚的心理，我们又不能不怨自己太乏勇气。现在我们决定了：忠实的读书，大胆的发表，如果能引起一些研究与批评的兴趣，也就足以抵得住‘不善藏拙’之诮了。”

从时间上算，老舍于7月底到校，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从筹划、约稿到出版的全流程，也是高效了。首期发表了署名老舍的《一些印象》之一，除此还有署名舒舍予的《论创作》。文章开门见山：“要创作当先解除一切旧势力的束缚。文章义法及一切旧说，在创作之光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。对于旧的文艺，应有相当的认识，不错，因为它们自有它们的价值。但是不可由认识古物而走入迷古，事事以古代的为准则，便是因沿，便是消失了自身。即使摹古有所似，究是替古人宣传。即使考古有所获，究是文学以外之物，不是文学本身。”老舍进一步阐释：“不因沿才有活力，志在创作才有生命。”下面的话让人读来更是入心入脑：“我们自身有感情，何必因李白、白乐天酒后牢骚，我们也就牢骚。我们自有观察力，何必拿‘盈盈宝靥，红酣春晓之花，浅浅蛾眉，黛画初三之月’等等敷衍。我们自有判断力，何必借重古句古书。因袭偷巧是我们的大毛病，这么一个古国，这么多的书籍，真有高超思想，美妙描写的，可有几部？”这样犀利的语言，不看作者可能没有几个人想到出自温文尔雅的老舍之笔。文章还阐述了文学创作与文艺批评的关系：“批评家可以不会创作，而没有一个创作家不会批评的。在他下笔之前，对于生命自然已有了详细的观察，极严格的批评，然后才下笔写东西。读者是由认识而批评而指导，正如作者之由认识而批评而指导。”看老舍的小说，读他的散文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，娓娓道来的抒情言世，想不到，舒舍予的《论创作》竟也如此精彩。《论创作》后来被很多小说创作者视为写作纲要，被各种“怎样写小说”之类书籍，奉为宝典，作而必效之。

在本期的附录中刊出了《私立齐鲁大学印行月刊简章》，定“每月月中出版年出版八期，六、七、八及一月停刊”，停刊期属暑假和寒假。对编辑、印刷、内容、经费、投稿等做了详尽说明，还把“齐大月刊编辑部委员姓名”一并公布：周干庭、尤家俊、张惠泉、陈文彬、谢凝远、舒舍予、郭传经、许世钜、王墨圃、王介忱、陈阑芳、李克斌。其中，周干庭是国文系主任，张惠泉是医学院院长，尤家俊是留学奥地利的皮肤病专家，中国皮肤病学的奠基者，陈文彬是物理系主任，编辑阵容齐整，学术水平甚高，保证了《齐大月刊》的出版质量。

最后的“编辑部的一两句”虽未标注作者

是谁，但其文风、笔法、用词，就是出自主编舒舍予之手，道出了办刊之不易：

“忙中有错，诚哉言乎！开学后三四礼拜，便要出本月刊，稿子既不能从天而降，自然大有困难。学生正在选课，交费，检验身体，教师正在预备功课，忙个不了，谁来起个三更给月刊写稿子呢！所是编辑员苦矣！加以编辑部的成立才不过半月，不用说为征集稿子着慌，就是笔墨砚台稿纸也是临时购置呀。忙中有错，有错儿还是小不了！”

“但是，人非上帝，孰能无错？在这么忙迫的时候，这么短的期间，居然能把这本小册子按预定的日子出版，好坏先搁在一边，究竟算有点办事的勇气。‘手疾眼快’是变戏法的必要条件，编辑员也确乎学了点。”

“至于印刷呢，更是件困难事，许多符号洋字，须临时造板，篇幅的大小也是第一遭排定，虽然，我们‘一日三催’，而印工依然是不能不‘一字三叹’的慢慢做起。”

“得了，事已如此，报委屈是多此一举，抱歉也无济于事。只能再说一句，希望下一期按时交卷，并且比这一期的内容好。”

读“编辑部的一两句”，顿生文无须多长，简练、明了，就是好文；词藻无须多华丽，能让读者记住、一目了然，就是好文，面孔无须板着，以文打动人心，不怒自威，这与老舍一贯的写作一脉相承，也是一种阅读的享受。一个月后出版的《齐大月刊》第二期仍有“编辑部的一两句”，篇幅明显小于第一期：“我们对于陈文彬教授十分抱歉，并且为本刊叫苦。陈教授有篇《美丽组织论》，随着第一期的稿子一同送到印刷局去。印工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，把它拼好。及至叫陈教授一看，他只剩下了皱眉，稿中所有的公式——全篇中差不多满是公式——半个对的也没有。所用的符号和希腊字母等，全变成了阿拉伯数码和英文字母。无法，只好把稿子留起，等本刊发了财时到上海去印吧！对第一第二期的内容形式我们欢迎批评，以便改善。如蒙赐教，祈将文函交本刊编辑部。”毫无疑问，这段“一两句”肯定出自舒舍予。第三期“编辑部的一两句”更短小，可能是因为要放寒假，“许炳离先生的从墨翟说到杨王孙，和舍予的一些印象都在来年二月续登。本刊在二十年元月停刊一月，因为在年假中，大家都不要休息一下。编辑部同人在这儿向一切朋友敬祝新喜。”

《齐大月刊》于1932年6月出版第二卷第八期之后，按学校日志，就放暑假了。暑假回来，也没有像往年一样接续出版第三卷，而是于1932年12月出版了由王献唐题写刊名的《齐大季刊》，何思源题写刊名的《齐大月刊》寿终正寝。从办刊风格、内容安排到细微的卷、期，及其出版时间，都有很大改变，看不出“季刊”与“月刊”是承继关系还是改良，更像另起炉灶，绝后开新。其间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办得风生水起的《齐大月刊》突遭夭折，与办刊经费有关系，与老舍有关系，还是与校级管理层瓜葛，不得而知。《齐大季刊》编辑委员会发启云：“兹拟将《齐大月刊》改为季刊，形式内容均希有所改善。本校学友投稿（以学术研究或介绍为主，文艺创作副之），如经选登给以每千字一元之酬金。投稿务须抄写清楚，如系翻译须注明原书名称、出版年月及著作者姓名。对一切稿件本会有删改权，未经选用之稿件本会代为保存以便投稿人索取。第1期稿件至迟须于本年10月15日以前送交本会委员（谢凝远博士、陈文彬主任、李调甫先生、侯宝章大夫、郝炳衡主任、舒舍予先生），过此期限即留交第二期稿件审查会审查。投稿诸君务希注意。”倒是发现这一时期的齐大高层确实发生了变化，在经历了非常短暂的孔祥熙校长时期后，1931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副朱经农接任，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8月被国民政府以借调名义调往湖南省教育厅任厅长，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代理行使校长之职。林济青就是那位去火车站接老舍，被老舍称之为“顶牛”的林院长。从聘请老舍，到两个人“顶牛”，及其先前在文学院的合作，没有证据可证两个人不和。对比“月刊”与“季刊”，从月到季，每年少出四期，仅此一笔开支，在当时就是大数。如此之变，大概率为节省经费，并无他因。民国的文人很随性，拎起包就走是那个时代文人的特征，不去过度解读便是对他们的理解与尊重。

作为《齐大月刊》的主编，从中显现了舒舍予的编辑思路是清晰明确的，那就是新问题、新思想、新眼光、新学术、新文学、新视角，一个“新”字让沉寂的齐大和《齐大月刊》动起来、活起来，舒舍予教授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实践了自己的设想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运河故土上的茶风逸事

□ 李学朴

地处运河古道的临清市，那里的人们饮茶历史悠久，不仅是当地百姓民间生活的一种习俗，也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民俗文化。

元代诗人元好问在《聊城寒食》诗中写道：“城外杏园人去尽，煮茶声里独支颐。”当时，聊城、临清同属东昌府，这是写清明节前一天煮茶的事，同时也说明这时饮茶之俗已由南方传到北方。《金瓶梅》第九十三回写道，“王杏庵令敬济和礼物且在外边伺候，不一时任道士把杏庵让入方丈松鹤轩叙礼，……叙礼毕，分宾主而坐，小童献茶。”这部400多年前的名著就记载着临清晏公庙的任道士，首先用茶招待客人，足见临清喝茶习俗是很悠久的。

据《临清州志》记载，明清时期临清“茶叶来自安徽、福建等地，品种有松萝、雨前、天池等，经营茶叶的店铺大小数十家，其集中于卫河西者，以山西商人经营的边茶转运贸易为主，茶船到临清，或更舟而北，或舍舟而陆，总以输



运北边，其余散处于城内各街的茶叶店及布店、缎店、杂货店等代销的茶叶，则是为本地服务的，仅专营茶叶的商店有28家之多。”可见，当时茶叶的经营销售规模相当可观。

临清地处于冀、鲁、豫三省接合部，横跨汶河、卫河，历史上曾是京杭运河九大商埠之一。明清时期商人到此地做买卖的很多，因此，到茶馆喝茶也很普遍。茶桌上多一人一壶一杯，联袂而去的则共沏一壶，人各一杯。喝茶时，倒完茶水后，壶嘴不能对着客人，只能朝着没人坐的方向。茶馆备有茶庄购来的“份茶”，供茶客饮用。份茶，即小包装的茶叶，重约7-8克，一包正好泡一壶。放入茶叶沏好后，将份茶的包装纸卡在壶嘴上或提环上，给茶客展示茶的品种、等级和茶庄字号。有的人自带好茶，则以名贵茶而炫耀，自吹自擂。繁华的大宁寺、竹杆巷、养济院、二闸口、浮桥口、碧霞宫的茶馆还伴有说评书、大鼓书、唱小曲、下棋等多种多样的活动，给茶馆带来了生机，为茶客增添了乐趣。一座茶馆，尽管三教九流，五方杂处，人声鼎沸，但它综合地反映了民间的审美情趣和民众的意愿交流。它是民间议论纵横之地，又是民间各种消息的荟萃中心；它像一座舞台，各种人物尽可以在这里作一番敞开心扉的表演；它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和王朝的兴衰。一座茶馆，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，而那时的人，又是缩影里的主角。

过去，戏院中饮茶更有一些特定的规矩。以慕善戏院为例，当观众入座后，戏院里跑堂的便会立即拿慕善戏院的专用茶具为观众沏上茶，然后是不断地续水。一旦续水不及时，观众可用壶盖敲击茶壶，以示需要续水。

酒馆饭店都备有茶叶茶具，客人一入门，便会有一壶免费茶为顾客端上，人各一杯，边喝茶边点菜，使客人感到亲切热情。同时品茗谈笑，颇有情趣。澡堂也备茶叶、茶具，为洗澡的顾客消解干渴、疲劳提供方便。有的客人洗完澡，喝壶茶还能在床上睡上一觉，真是别有一番趣味。

临清在历史上为商业都会，经商者在饮茶习俗上自有其独到之处。各字号的柜台内都有一把大锡茶壶，专用沏茶。为了使茶水不凉，冬季大锡壶外面还用做工精细美观的棉套保温，如“泰兴水”“同兴斋”“大昌”等字号，每当顾客进门，店里的伙计便热情迎上去，让座，敬茶。顾客入座后，边饮茶边挑选送到面前的各种货物，直到满意购物而去。所以，过去在店铺中常有“开门，沏茶，支卷棚”的说法。

家庭喝茶，特别是“老临清”，有一日三茶的习惯。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烧水沏茶，称之为“早茶”，午饭后沏茶称之为“除腻茶”，晚饭后再沏茶为“夜茶”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居住在临清后关街的一个大杂院里，东房屋有一位大娘，她每天早晨起来，把水烧开，倒入竹壳水瓶中，然后再沏入带有铜提芯的茶壶里，茶壶嘴儿冒着袅袅热气，散发出茉莉花的沁人芳香。这一切，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长久的记忆。

城市人饮茶普遍讲究，农村也不逊色。每逢赶集，村口要道和集镇中心往往设有茶馆、茶屋，一人或几人一壶，各执茶碗饮茶。上个世纪后期，农村青年男女到城里来照订婚像，把照相馆门前作为亲朋好友的集合点。因此，照相馆附近多设有茶馆，人们来此一边喝茶，一边等待置办彩礼的恋人。记得临清繁华地带有“东方红照像馆”，对面有个“李家茶馆”，农村青年进城订婚、照像，都到此处，完后买些“香油馃子”，到“李家茶馆”，沏壶茶，边吃边聊。在吃聊的过程中一场美满的婚姻也就成全了。